歇菴集

先兄周望先生行略

先生諱望齡字周望人稱之石簣先生先生日吾志學甚苦其且有倦歟者乎榜所居曰歇菴故人亦謂之歇菴先生系出潯陽先世有仕於台者家焉遂爲台人後自台徙越居郡城之坊又自坊徙堰坊與堰皆以陶名先生修世本曰吾傳其可信斷自宗陽公而下宗陽始居堰者也由宗陽公六傳至介菴府君諱愫業儒未仕配金實維高祖考妣七傳

曰方塘府君諱試配馬實維曾祖考妣八傳
曰庸齋府君諱廷奎配商實維祖考妣曾祖
洎祖俱以歲薦起家教職又俱以先大人貴
贈工部右侍郎曾祖妣祖妣
贈淑人先大人曰泗橋府君諱承學由丁未進
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致政歸以先生史官
秩滿
進階資德大夫歿
贈太子少保妣王

贈夫人董

封太夫人先大人二品秩未滿後俱以先生貴
加恩者也自高祖考而下皆自有誌傳方先
大人之以憲副視兵九江也太夫人夢雙鶴
唳於庭覺而娩遂舉孿子先生長字之曰達
次曰适焉相者金生來謁先大人命持兩兒
視之曰長者貴次未可知也後遂不育先生
既貴復遇之贈以詩有四十江州夢裏程逢
君重問舊啼聲之句先生生而岐嶷弱不弄

進止皆有度雖在孩穉見之者肅然方五歲
未就塾也人命以句曰中舉中進士應聲對
曰希賢希聖人其雅尚固爾不獨以敏慧稱
也旣就外傅問所親曰吾欲爲聖人奚道而
可所親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奚若曰主
敬必危坐危坐者跪坐也乃跪坐終日足痺
不敢怠先大人以左方伯之官河南攜家自
隨族祖母王貧且寡誓不二庭先大人憫
重之令太夫人視猶母偕之官中道病亟太

夫人將與偕返問先生曰若從父邪從母邪

時先生甫七歲拱而答曰男子固宜從父遂

與仲兄虞仲行時年亦九歲耳共昇坐終日

相對問答皆世外語詳在先生所爲虞仲傳

中是後皆讀書官舍宦槖清苦虀粥不厭先

生與其兄課文譚道怡然安之年十七補邑

弟子員與外兄謝開美友遂致力於古文詞

搜討百氏力追先秦所稱中原七子非其好

也方是時嫪相擅政以一品再考謬引退九

列皆具疏請留陪京諸公亦謂宜爾先大人
方為宗伯旣雅不欲附之時冢宰爲同郡趙
端肅公先生與其子公雅友未測公指語之
曰留京覲聽實係尊公生平圭璧之望幸勿
令微跡見點也公雅曰然歸告之公曰善疏
旣具公不肯署名事遂寢年十九就婚於燕
邸時大理卿燕陽商公方以御史持節校士
三輔先生旣處甥館得盡閱都人士所爲文
節燕爾之初日弄文筆浹旬遂成帙焉族兄

懋中北部見之歎曰弟好學何必遂遽東來

俄而先大人解官歸虞仲且厭世去先生悲

慟趨而還壬午罷試復之燕受業於檇李黃

先生之門甲申復自燕返補試於非州時閩

儆庸林公視學兩浙有知人鑒見先生牘絕

嘆賞以爲浙士無兩縣花紅遍索之會先生

已發去乃檄冠其先所試士于府明年遂以

第二人舉於鄉時伯兄德望亦舉於留都人

相與慕羡之先生不屑也都試罷還讀書土

城山蔭竹面流瀲咏自得時歲連歉甚澇復
大雷雹以風禾盡偃先生作悲哉行多虎暴
先生作猛虎行以志刺歲己丑以第一人舉
於南宮
廷對擢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與焦修撰弱侯
讀書秘館朝夕相激發於是專致力於聖賢
之學竊書奥齡閒向時迷陋視一科名爲究
竟地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弟聰明
宜發悟勿似而兄辛卯德望役棄世先大人

悲且病先生聞訃請

告亟歸以慰親志退即與奭齡論學得奇書共讀之闡疑義共析之與君若勝轍既有所覺復曰此依文解義不足用也合之求自得於心然後可朝夕視先大人膝相與從論於前間有微中則先大人爲一解頰病亦漸損甲午

奏命詣

闕補原職同修

國史撰開國功臣傳會南充陳閣學卒於位史

局輟遂弗竟厥緒乙未分校禮闈得今庶子
湯嘉賓等共十九人皆一時知名士交公安
袁宮諭伯修南充黃宮庶平倩日相究竟遂
有詣入乃與爽齡書言此事本非難搆讀書
人聰明聞見自塞自礙耳又云吾近與袁伯
修先輩及一二同志游從消釋拘累受益不
淺然尚有不疑之疑須於虛空中大踏一步
方始淨盡是年考滿既稚
恩父母

封嫂商孺人曰吾持此可以歸矣復請
告返越道吳從吳令袁中郎語三日上剡溪謁
海門周子嗣是浮請扣擊往來靡間然每自
指膺曰吾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新論
手足抃舞趍語爽齡曰吾從前負自生退屈
矣戊戌先大人棄養先生率爽齡祖齡治喪
如禮共寢堊室中讀禮之餘靜默相對而已
庚子服闋辛丑奉太夫人北上復補原官無
何轉太子中允撰述

制誥時
東朝始建
覃恩被於庶寮
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休先生體素羸劣至是
益憊曰吾乃用身命博寸祿邪即思解去未
果時黃平倩及左侍御長賢王大行道安等
五六公皆先生友適俱在相與朝夕過從

疾夫先生曰子行吾亦從此逝矣歸請命於
太夫人太夫人曰吾崎嶇此來席未煖而遽
去何挈挈邪於是先生謀改南徐爲引身計
而當事者頗見重㳟相縶維不數月以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試留京事適竣
而奭齡亦濫舉浙闈遂間歸攜以報
命拜太夫人於邸中太夫人爲之粲然一笑俄
而妖書事起當事者初無所適莫屬有細人
搆其事詞連一二大寮時

上方震怒勢將不可測先生曰如此則大獄興後
反覆相噬禍必有所中人臣不足惜奈
朝廷何既與所親私言之復誦言之當事者當
事者曰吾心也力爲營救事乃得解時王道
安復以使去先生居長安塊然無徒日夜念
會稽山水會太夫人宿有火疾在京師久烹
煤飲𪉷勢乃增劇意亦思歸計遂決甲辰三
月充
廷試受卷官踰月乃杜門上疏言疾狀乞骸骨

以歸報

聞不允先生曰吾小臣誼所見殊異常

恩數吾不可以不仰體當事者之盛心然業已

許吾友以去今老親復呻吟恩越吾其可遂

止乎再上疏乃得請既抵家大夫人疾甚先

生扶伏牀第增損湯劑數月乃開居朞年

詔起國子監祭酒先生上疏言臣母年已望七

素患痰火延至去歲陡爾沈綿臣抑搔肢體

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驚噬指且臣聞陽城

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使臣棄病
毋牀笫之間趨
簡書千里之外悖倫斁德不孝之尤
陛下方俾以忠孝作人亦安用此疏聞
詔以新銜在籍琦四明歸德並解政柄所親私
語先生曰山陰且富國矣先生愀然良久嘆
曰浙人之禍自此始矣已而果然初豫章李
𢡟山以師道自命先生聞其風而悅之爲作
招隱篇遂至越則築屋曹山之閒館之數

時衆人或問其長先生曰其嚴足檢予放其
毅足起予懦吾不知其他寢膳之暇則與晨
夕焉戊申太夫人病乃亟先生憂勞醫禱顏
色劬瘁己酉三月竟不起先生擗踊悶絕如
不欲生先是朝論喧沸槩逐浙產波及先生
先生不為動至是有為申理者引揄稍過當
先生乃蹙然曰吾何敢當此或又言先生以
親故蹇伏里閭就令郎以簡書召未必肯絕
裾來者先生泫然曰是獲我心矣使吾母能

百年望齡即沒齒屏棄何恨因歙邑不能已
時奭齡輩與先生伏塊倚廬如戌戌痛稍定
間亦閱書祖齡從問老莊滯義先生輒爲疏
釋卒爾之言遂參玄詣無何乃遘疾疾未幾
遂奄然而逝距太夫人終堂之期僅百日嗚
呼痛哉先生服膺文成之教嘗稱曰道之不
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
道道則事妨道於是賓實擴虛交癈而迭勝
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

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即其物物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徹濟泊所照故實不可二也堯舜之所以君伊傅旦奭之所以臣率相與講明之授時敷治陳訓矢誥其義也明廷位著其講肆也坴宰長貳其人也周衰教失而道事始裂夫子傷之故曰與吾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以言道之即事也文成躬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獲本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施於用也逢

比讓節左史讓文管葛讓政稷苴讓算而其
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匡朝定至棼濟甚險
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遝發鈴呼吸
而皆著明深切之教也所明即所行所言即
所用於是儒者疎濶無用之誚與理學家虛
靜閑寂不可成務定業之疑文成業以身示
之而道德事功之塗𣕋然合爲一愉愚嘗論
古今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章布
漢解陵遲更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

姚江還伊周非妄說也其大指具鄒賢記及
聖學宗傳序中語多不能具載亦足以明先
生之所詣矣於宋悅慈湖子輯慈湖金鉀於
近世悅龍溪子近溪子輯盱江語要龍溪書
輯未就也未歿前數日讀王奉常楊宗伯書
猶手自節略曰是可爲學鵠慈湖師陸文成
之所自出餘子皆文成之裔先生於其道亦
既食其實而咀其髓矣乃終身退然自居於
學地即庸流單士片語近道皆析節下之又

雅慕晦翁之醇篤曰此誠足標範來學防未
流猖狂無忌憚之波
高皇帝識高百王獨取以訓多士厥旨淵哉生平
無私蓄請俸之入以奉二親均兄弟餘及宗
黨之貧者或勸之施先生曰吾何愛於是顧
用之自有序耳儉於奉己布衣疏食終其身
然所衣被飲食固無算居長安邸中如郵傳
親屬來投之坐客常滿先生未嘗厭怠至於
振窮赴疾櫝露骴歸滯魂固然而已非為德

也居恒未嘗拒客謁入即隨而出所處不爲
深嚴入其門無門者闞其闥無閽者履其榻
起之枕席之上即怡然與相對宗之人即室
人詬誶亦來訴之訴輒移晷不肯去至不得
朝食亟未嘗忤也平生寡言笑終日相對不
發一語當
國家利害所倚幾伏而未露先生聞揣度之曰
是後當爾後無不盡爾者其閨門所處情事
頗難而先生委蛇其間區畫甚微帖然盡服

家庭雖肅遂無間言臧獲之微不輕譙讓而
人自悚息終先生世未嘗敢有怙勢侵小民
者外似夷廉隅甚峻貌若濕涇渭甚分氣若
怯負義甚勇應若遲赴機甚捷蓋收其剸决
之犀利包舉之弘博而盡藏之弇斂挹損之
中人未有知者惟族兄幼美與先生善曰是
足以相天下矣而竟不及施用悲哉方先大
人之罷宗伯歸也所居屋三楹耳先生既登
朝告歸侍養輒羸諸隸人之舍先生宜之歲丁

西爲先大人八十壽始就其側益數椽以館
客至今十數年竟弗克就先生日以視吾先
世則已侈姑安之可也太夫人旣倦勤謀以
遺業授諸子素業旣薄分之遂不給饘粥先
生益以奩產於是人獲田半頃焉先生復分
所受二曰虞仲未祀吾無子視兄弟之息多
者其俾主之與薁齡輩聯牀臥動浹旬月未
嘗入內或勸爲似續計先生曰吾不能學陽
公不娶以致兄弟之愛意每媿之是區區何

足置懷抱間邪體素尫劣不能任勞苦而性
喜臨汎往往旬日不休崎嶇跋履初不言倦
每見林薄蓊翳清溪縈洄則解衣盤薄嗒焉
忘返或至山水奇絕之處則攝衣而登褰衣
而涉踐苔捫蘿凌犯危蹬從游者戰掉趦足
而先生翩然獨詣境窮後返宿萬山之巔則
必侵晨而起以覿煙雲之變態島嶼之出沒
未嘗不浩然而歌逌然而嘯流連而不能去
也性絕飲酒濡唇便醉而情境所會或引滿

數屆曾與袁中郎游頹然至醉兩人撫以三
中郎笑曰見冊堅醉亦黃河一度清也生平
所游嚴曾一登洞庭兩上白嶽窮台宕之幽
峭覽天都之奇勝循雙徑以陟天目汯巨浸
而臨寶陀幽絕處往往皆有題名至於吟咏
之佳什碑板之雄文紀述之短篇無不可誦
盡載歇菴集中先生讀書不事章句爲文必
自巳出法甚嚴而意足自恣金石之作儕於
昌黎游戲之文往往出二蘇之間末年益老

然不肯以文自名當其參叩精猛則焚棄筆研動以歲時總一屬思又復精好殆天授與所著有

制草若干卷歌詩集若干卷藏於家疾之日宗老禱於家廟里民走於鈸祠舉國遠近皆皇皇然追其殁則居者室嘆行者道悲賈者市泣僉曰陶公且死吾輩無爲爲善矣當先生之始殁也發其囊無數鏹之金啓其篋無徑尺之帛門人致襚始克斂焉然而編柑之屬

皆慟矣後月餘郡人士列上其行聞於督學
使者時爲浮梁陳公實肩文成之墜緒與先
生臭味相取重遂檄下郡邑祀諸黌宮併陪
祀文成之廟不數月又祀諸虎林書院并爲
具疏稱其清貞恬澹不受滋垢飄然風塵之
外且其學脉接之王文成歸𧗠獨契錢德洪
宜與兵部侍郎許孚遠一體予謚疏
聞不報然論者韙之先生疾且革召奭齡曰吾
生死惟親幸瘞我父母之側既奉遺命治槨

而事勢偶格竟隕成言今將卜壤先塋左右
令神明呼吸可通耳先生生嘉靖壬戌七月
二十二日卒萬曆己酉六月十七日享年四
十有八通籍者二十一年三以告歸里居共
十五年立朝者纔六年耳先是祖齡連舉三
女太夫人憂之先生曰吾女一焉命爲之乳
遂以字其同年今廣東布政司叅議劉公毅
第三子某持服者爲奠齡長子履平子婦董
氏焉

萬曆庚戌嘉平月旦不肖弟爽齡拔血書

兄駕部員外郎允宜塡諱

祭文附錄

嵊周海門　諱汝登

嗚呼兄抱病弟不及一詢症候兄屬纊弟不及一視斂含聞訃月餘而始得臨棺致慟匪弟于兄忍爾疎慢初以驟不及聞而繼以病不能步勢實爲之兄其諒予否耶弟與兄談朝聞夕可之學而兄深研有獲死生之際當自脫然乃弟猶不免爲兄痛楚悲傷豈以世俗之肝腸事兄而未爲知兄之深哉則亦有甚不可勝者迫于中耳人不學學不

勇猛雖壽百年何益惟兄生一日有一日之就將天年少假聖域立躋而中道摧殘未見其止則弟不得不爲兄痛正學難信眞友難逢兄契最上眞宗二三不雜而弟有直截之句樂取不疑肝膽相傾芥鍼相合廿餘年來愈久愈乎或弟泛鏡水之舟或兄鼓剡溪之棹合併留連每每一笑相視蓋兄謬謂近百里而得朋而弟亦慶畢此生之有託乃別未旬餘遽先奄逝使弟從此行將焉適口將誰開而悵悵餘生何以自了則弟又不得不爲身

痛兄養深識定使居政本旋轉自效于朝廷爲棟爲柱即恬退野栖而休光莫遏于天下爲鳳爲麟慈心至行雖樵人舟子莫不知名于鄉邦爲蓍爲蔡學問眞修足以標凖末學于士類爲斗爲山文章著述可稱宗匠于聖世爲雲爲漢兄之係于當世關于吾道者爲何如而今長已矣則弟又不得不爲當世痛吾道痛也嗚呼弟之深悲極楚迫于此中者其可勝邪其不可勝邪世之悼兄者謂兄官不至□□年不逮五十而後不錫一胤乃弟不

謂然張子詔官止侍郎而當時赫赫者難與論崇卑張敬夫年四十八而一時長年者難與較壽夭程伯淳以正叔之子爲子而脈演千秋誰謂後嗣之不昌觀三子而兄可知矣又何憾乎故匪匪之痛猶在彼不在此者雖然人生一切俱如大夢中之痛竟復何爲存不爲生沒不隨死虛空不壞謦咳猶親謹以瓣香尺帛用奠兄靈道情友義有言莫罄兄其來格鑒之言表嗚呼尚饗

秣陵焦漪園　諱竑

昔始見君巳丑之歲余仆方㓜君志亦銳讀書談道握手歡然抗心希古自以無前剖析疑義游心幾微間者河漢君獨不疑謂相推挽可登道岸出其緒餘匡時拯難二十年間離合相乘余以譾檳君秩稍遷意終合并以既厥緼豈期一疾遽殞其命嗚呼痛哉君勤于道而志未了孝于親而後莫嗣顯其身而願未伸豐于材而用未試問譽登長聲谷難跂獨留文章照曜天地嗚呼痛哉念世事之如幻同一盡于百年方峩峩而玉立忽泚茫而

颺旋手遺札以自疑欲相從而靡緣沸洗瀾而莫
禁聊寓哀于片言嗚呼痛哉尚饗

會稽劉乾陽諱毅

惟兄至行淡寂是甘孝友忠信衾影不慙惟兄温
粹千頃汪涵獨見定力宇宙可擔性愛靜修瞿曇
兼契泉石烟霞開奇即詣堅白較如吸口楊翳讀
禮過哀㵎爾遺世以毅不佞謬附賢書長安月夕
禱我躊躇惟道之規肝膈我攄辨我愚惘爲我延
際我旣外遊孤蹤靡凭手書懇懇慰我訂出入

偶遭旹隨遊鐙數載家居吐露尤罄貌焉外吏色悖仙班齊大非偶分絕躋攀中之世好一諾如山戢此高諠古道可還洎我北征走東言別貽我好音太剛戒折閫事已徂酒後捫舌筆跡宛然遽成永訣情至哀生烏能不慟薄酹濁漿我恍是貢彷彿見兄此生是夢嗚呼尚饗

王新篁　譚志遠

公深于性命之學年不及艾豈其厭世讙囂以衆香國裏爲莬裘遠辯淺安能知之遠所竊用悲悼

以公文如韓退之度如黃叔度與我並世而仰慕之不翅古哲者莫如公前乎此所沾丐于公而未嗛意尚冀以異日而今巳矣嗚呼哀哉曩與劉觀察書謂司成頻年眈寂猶不免爲當門蘭令胸間時起五岳此語不如曾聞于公否由今而論悠悠彼蒼豈亦隨世態目攝公邪

華容孫湘山 諱羽侯 孫子喬 諱穀

粤稽委宛星紀之墟箕龍房駟重暉執如日珪月璧璽祥石匱玉簡金文肇厥禹會丘星其聚喆人

篤生孕靈自昔匪今伊今嶽貴裖振載誕之珙既
曰鳳雛亦曰龍種擬種鳳雛苞符用章周情孔恩
衙官馬班游遐則徙以六月息連爾垂雲匪二而
一成六而七詞吐爲經神仙領袖天子儀刑讀書
中祕何以照之帝座之蓮太乙之藜手衡玉尺程
材短長相馬南北趨乎驪黃比於狄門桃李森植
吉士藹藹化爲松柏松柏維何隆棟則多有馮有
翼受福則郁帝曰學士景福爾僕爾酋爾性敬哉
初服皇矣錫命爰陟爰褒與代作楷司成孔優云

胡言旋玄以養恬言觀台下正符且千儲相稽山
鸞臺需矣召之自公席匪虛矣溘然仙逝遽隕其
槐山頹人萎嗚呼哀哉文喪於天兮道墜於地藏
書禹穴兮夜臺奄閟侯等同榜與館兮鰲頭聘靚
兮靚翼尾兮邦國殄瘁藐穀小子兮非馬斯駒困
師及師兮斯風斯遺遡流尋源兮已而已而嗚呼
哀哉北斗迴兮玄暝東壁隱兮陰雲杵休兮如喪
鼎彝兮長銘潸然向風而投弔辨兮魂乎聞兮無
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雲間何士抑 諱三畏

古稱聖哲若弗克見余之在籍慕公若眷亦旣見公我心係戀古稱知已不能爲別余之在官事公惟切亦旣別公我心鬱結別未幾何公遭母憂公之兩淚爲母不收余以書弔黯然意愁弔未幾何旋聞公喪公之一死爲母摧殘余以位哭盡然神傷所哭公者未償名爵公之弊榮藏丘栖壑天下仰公公不爲嚼所哭公者未諒出處公之相望九鼎大呂天下思公公不爲齡人之哭公或以無年

公雖不祿而神行天當其去也爲佛爲仙人之哭
公或以無兒公雖乏嗣而文在玆及其沒也爲祝
爲尸如公而死吾道何恃濂洛之宗孰傳其旨如
公而死世道何底江河之流孰挽其否余以此哭
寧哭我私吾道若墜世道如絲九京莫起其能弗
悲百身莫贖其能弗思因哭祭酒再哭相師人不
出境年未及耆兩星同隕雙璧共虧龍山翠失鑑
水波靡天豈喪斯而厄一時誰爲此者搔首問之
余受公知道義之雅詃㝎哭隔素車白馬不能奮

飛遊奠于野絜酒在罍炙雞在把遊畏壘鄉望香山社奏此誄詞哀情略寫惟靈洋洋來歆几下尚饗

閩施麟陽　薛三撰

嗚呼噫嘻夫先生聖代醇儒淸時碩輔天不欲壽吾道邪何奪先生之速也嗚呼痛哉蓋自越有文成猶之魯有文宣先生崛起其後靈根夙具誦信獨眞蓋自丞歲掇大魁周歷淸班儲相館局國史王刪之制文華爛焉才名榮遇掐指當世鉅公無

與伍而先生視若絢空之雲漠然不加有無於心惟以大道當明急於水火前後服官聯率同志孜孜講究不倦邇以大司成拜章養母周旋子舍以暇時與名賢尊宿交參互証本性日益洞徹而境詣日益淵邃懸不入狂修不墮寂直透姚江祕旨而遠符洙泗正宗於是先生之道成矣故身方優游鏡水而鼎鉉之望愈隆知先生者不啻以東山涑水相期許謂大成經綸有用道學行且見之而倏焉梁木興嗟大星告殞先生之無祿乎哉袁寓

之人之無祿也先生未逝之前四月太夫人以病謝世先生孺號哀極而竟身繼之此實至孝根心與母氏相爲形影之明驗先生之目瞑矣如斯世斯文何哉嗟嗟四大可捐一燈長照先生歿而其心在文宣文成而亘天壤不亡也先生亦與爲不巳哉況繼是有纘求其脈而究未盡之用者即先生之盛德大業旁魄四塞于宇宙也又何憾之與有維是捷也承乏鄰壤幸得覿芝顏佩矩訓以免于大戾而今巳矣倀倀乎如迷途之罔導矣怔忪

之思曷其有極爰是潔蘩剡芷載明信而薦之箕
尾之靈靈其赫奕賚我思成尚饗

山陰祁夷度　諱承㸁

烏乎老成凋謝莫莫可疑斯文中委乃失石師月
墜中河峯摧半嶽千丈松𦮙曾霄星落天不可問
敬問先生生也閒氣逝登混冥將能將雲其奎其
壁碧落何官章編何述嘯夜不且湖溯不迴先生
一遠誰招能來迴先生胄吾大司馬泉明貞白代
有偉者會稽之秀爰發雲門文章德業祖祖孫孫

象簡盈牀列戟聯屋七葉俱興談宗譽族維我年
祖秉道益尊如淵如玉爲匯爲敦卓生先生夙抱
玄慧勝帶軼群聖童人瑞科名爲起天下一人秘
壇建表隻字千緗摘藻玉堂煌煌史筆三代之遺
千秋典則春宮講幄璧水橋門巍乎泰岱屹峙乾
坤人欽名世帝識貞良端揆虛左海宇用康乃先
生心味沖服素雖迹則榮靡遺菽布不禪而寂不
玄而虛蕭齋兀坐咀道之腴遁籍廿年宦惟數載
庶幾靜謙退不逢害世波日險先生日夷逍遙齊

物養生最宜名位幾捐大年斯獲忽爾歸神司命莫測至尊睠念天不慭遺里巷輟舂殊方共悲余以世盟不啻彌孔先生我愉規礪珍重幸叨微祿敢忘水源藏珠有櫝手澤尚溫聞訃驚魂爲位而哭馬策西州百身何贖吳酸楚瀝聊寫我思先生昕然尚鑒我私尚饗

族兄懋中 諱允宜

惟君與我族屬比肩而齒相距十有二年我第南宮君方總角又復四齡見其制作如玉斯潤如[illegible]

斯鮮執此以往所向無前予謫晉陵是在癸未賁
捧朝京與君同詣連鑣而騎共榻而眠談今邇古
究極人天及至蚪館連篇積帙館閣文宗見之失
色乙丙巳丑鄉會大魁人疑早達我曰允諧豈惟
制義冠絕當世構賦摛詞諸體畢備詩則初唐文
則西京屬詞造理實本六經六經爲幹萬緯爲翼
珊老迦文三教歸一宿根既異法眼更超尋常軒
冕視彼蠓蠛坊局清僚成均重地若將浼焉急流
勇退見幾獨蚤立腳獨牢白璧青蠅反舌相嘲譬

人唾天不著天體覆墜其身自汚而已繄先少保
獲奉考終夫人病父心竭力窮與母偕亡普天同
悼而況我曹肺腸相照易簀之夕我在武林寢而
見夢如訴厥心昔君在朝人謂其相我謂袞宗非
所敢望但期皓首明道淑人楓山平泉庶幾等倫
楓山之高平泉之遠踰彼耄期芝蘭乃發君于所
學殆勝兩公而我悵君未盡與同嗚呼哀哉無如
何矣往者不追來者可啓樂天之樂伯淳之淳位
厄厥施嗣續未伸自有皦中程有正叔承其遺體

以引以育道脈堪傳學力甚培門祚之遊復何憾

哉先君之髦四十有八君當其年我心增怛蓋棺

以來閱歲于茲欲陳短誄莫展片辭吁今歲暮言

盾于墅郵典方來玄宮待泉洒不盈罍肴不列葷

無窮之痛聊侑斯文尚饗

錢塘門生翁子先諱汝進

大道之隱三教紛馳各競小慧誰實其慈猗嗟我

師超然獨詣頓契本心不階思議密修顯證何釋

何儒中窮道祕示之如愚抱其眞常逍遙塵外以

澹爲茹以慈爲溉南宮冠冕東禁儀刑棘圍甄藻
蔚爲世型進也何知辱師桃李我植我培恩深靡
似一縮吏綬四方馳驅莫勤請事徒愧居諸煙月
武林風帆京口幽鏈玄輪迎機善誘我聞性祕如
獲寶珠刮磨習垢永矢弗渝形神倏違倍覺矻矻
時麗手書錫之津筏方搘杖屨朝夕追陪飫餐法
乳以超塵埃聞大母喪松摧栢折甫束生芻聊輸
我戚胡天弗憖梁木復頹薆其孝思瘠不任哀乃
傳易簀洒然蟬蛻衆方怛焉師曰予泰岱華水月

本無去來貧無以殮師亦何哀獨茲迷津倏遂良
導一葦焉如望洋自悼謦音在耳敢不鏤心永懷
明德薦此芳馨尚饗

廣陵門生　王聖俞諱綱振　史藎卿諱起元　鄭仲穎諱茂華　錢伯正諱嘉說　李遵生諱之達　阮玄實諱應芳　倪貞白諱文廣　杜于蕃諱方生

烏乎我師得聖之淸匪我云訣道載之名眞人天
際獨立亭亭偶來人間甲第華纓埋照杜機應物
杲能淵無留影谷非貯聲與喜不有妙湛者情實
退樂靜與世孰爭項者深山縛屋崢嶸屛而獨處

嗒然忘形茹蔬衣褐誰哉公卿疎鍾遠岑喚鶴高
眞敲餘藥杵供足茶鐺至樂活身誹譽不驚豈知
彼蒼翻忌獨醒秋悲九辨夢奠兩楹烏乎哀哉我
聞稽山陶爲冠族自我太翁見素抱樸八座有崇
貞心不黷我師昆季蘭芷相馥恭承太母出入必
告母懷桑梓師丐休沐秩是成均戀我慈闈流與
養遑卹身莫贖雞骨支牀想像哀篤堊室未返夜
臺已築後其毀與茲亦云酷如玉斯貿生芻空束
烏乎哀哉我聞在昔道高無徒以巳挍物百瑕一

瑜未若我師其德不孤題村南國細大定摹心鑑旣空手教亦劬凡我諸士邪水豎儒奬借羽翰祓濯汚涂剔師撝謙睟容有愉提誨諄復餘言未徂曾是岱宗頹以須臾曾是相仍弔者在閭有悖吾神髓淚𩦺枯在遠將奠心與路紆尚饗

門生袁用晦祠部諱思明 鄒道卿武部諱志隆

陶梁甫大理諱人群

吾師乎何爲乎遽逝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名愛其位愛其身愛其名則暴之惟恐不著愛其位則居

之惟恐不高愛其身則圖之惟恐不給是三者日憧憧焉擾擾焉不得須臾寧夫是以聰明耗而精神盡也乃吾師何爲乎遽逝也師爲巳丑籍第一人廷對爲第三人舉子業追宗四大家所爲古文詞不讓建安大曆諸人而師弗有也叩之輒謝不敏固請之則曰古今山河大地無不變滅豈雕蟲小技足不朽乎終日不眞一語卽之似孩望之似木雞不欲以文章著世俗蠡測謂其道近于虛無師亦虛無自命也是名所不能動矣往自中祕擢

大司成類得速化而師遷延需次者二十年先後
予告歸者十年結廬曹山掩關謝事默參朝聞夕
可之說或與有道術者流夾猶溪壑問輒自嘆其
生平未盡徹悟如負重之難釋至語及仕路升沉
卽掩耳去時有議其以退爲進巧于持後者竟一
笑置之弗與辨是位所不能動矣師夙有淨因寡
世味視此身如浮塵聚沫成壞無常平居不問生
產不御玩好不親婉孌不飲酒茹葷卽後嗣之慮
身世所最難割者師處之泊如以爲無斬宗祧猶

子即吾子也安能强而致之是身所不能動矣夫既濬于名濬于位濬于身則全于眞者多而取于造物者寡固宜爲期爲耄未有艾也何爲乎遽逝也蓋金之爲用可以爲鑄可以爲鏞而金性固不變水之流可以之沼可以之江而水性固不變人之形可以一日可以百年而人性固不變師能爲不變者而已存與逝非所知也彼爲名使者炫爍一時而師則木鐸萬世爲位使者或轉盼他屬而師則與泉石俱長爲身使者曾魂夢之無主而師

則通晝夜而知是誰逝耶誰逝而未嘗逝耶獨惜師之存也識者服其望而疑者不盡得其眞其沒也萬世高其名而朝廷不得盡其用已焉哉其終不能起師于九原也哉思暌等執紼未能致詞何忍惟有望白雲而哽咽想音容而涕洟爾嗚呼哀哉尚饗

上海門生　喬時敏　陸明揚　丁文煒　陸燧　等　出時敏筆

蓋我國朝南宮第一人其操行出處相肖者惟陸文定公與我師云文定恬夷雅正黃中通理而我

師清虛寡欲四時之氣自備其德性同也文定幅
尺平遠典雅弘窓而我師含華表璞清和淵懿其
文署同也文定入籍來家食什九簪裾什一而我
師引與山林逍遙物外其栖隱同也文定潛神內
典究竟涅槃而我師心轉法華萬緣俱空其精詣
同也然始終有甚不同者文定歷仕三朝壽幾滿
百而我師年甫踰强奄焉朝露其修短不同也文
定致位宮保溫綸屢及而我師甫躋坊局未綰樞
衡其名位不同也文定子列天衢孫枝遶膝而我

師敬通比尼伯道齊蹤其風嗣不同也其同也人其不同也天文定擬其覆而全收之我師復其屯而亦全收之造物豈以我師爲拘拘者邪嗚呼痛哉蓋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而諭士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事業從靜養中來則爲崇閎從躁動中來則爲見小而文定與我師習靜山中洞觀無始借瞿曇之功力修姚姒之經綸不知者以爲箕山之棄瓢桐江之釣絲而知之者以爲莘野之耕鋤隆中之梁甫也惜也國家收文定

之用而未竟我師之用文定以不用為用而我師
用而不用其同其不同豈獨不幸者在師一身哉
嗟乎世路羊腸廷評聚訟立朝者無毀難無譽亦
難而文定與我師姓名不掛于人間軒輊不攖于
月旦譬之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非獨善毀
者不能玷其苦修即善譽者亦不能模其狷節是
安多取于造物而卒止此豈文定已收其全而不
令繼起者競爽邪雖然不齊之化我師觀之熟矣
計文定與我師俱靈山會上人也生也無一物隨

之而求處也寧有一物隨之而去動名之不有而
術有于官爵身世之不有而何有于壽數子胤嗣
同不同之迹皆世人之所以觀師而非師與文定
所自觀也而吾猶嗷嗷而哭隨之者獨以某等辱
師湔祓得比于人師病不得問湯藥歿不得親含
斂在三之痛百身難贖則所不能見師于九京耳
嗟乎文定平生不與校士歿而稱門下士者寥寥
也我師亡而有操文而哭之者師其爲某等舉一
觴乎尚饗

蘇常門生莊龍祥 諱廷臣　祝孟型 諱可仕

戴鳳伯 諱可成　徐虞倩 諱儀世

王弱生 諱志堅

維浙之先代有大賢學則登岸文則如椽旂常俎豆煌煌後先猗歟吾師曰秉其全歲在巳丑中天屆期師也載升聿維厥時片語落紙雞林寶之師於是時如鳳斯儀入侍講幄朝有俊彥出典文衡士有模範師于是時如龍則見樂天曠達淵明輕曰歸曰歸雙鬢未星青山入戶一燈常熒師

是時如鴻則寘帝曰賢哉皐比載錫士曰樂哉旃

吾矜式師氾若辭如或弗克凡世所擅師皆若棄

居常服食蕭然儕次與世洎如謂當久視云胡一

疾騎辰忽逝嗚呼士千圭司盼睞爲恩知我生我

人亦有言泰山既頹有涕潺潺山川間之道阻龍

門句溪之流薦以蘋蘩師聽不遙舉茲一遡尚饗

潤州門生王伯潑 諱懋錕 荆鳴玉 諱之琦

賀杈伯 諱懋功

維萬曆三十七年歲在巳酉月在辛未故國子祭

酒會稽先生卒於里於時朝野注意鎮囂息爭之
理爰立之命心儀先生驟聆殄瘁無不悅焉自廢
者其門人王懋鋧荊之琦先後各以家難不獲赴
又明年爲辛亥之九月始克偕其曹輩賀懋功裹
瓣香束帛絜酒牲炙之儀走先生里中哭於其几
筵而告之曰嗚呼先生而遽止此邪先生而可以
遽止于此邪人患不知學學患多歧雖生百年而
無益也而先生聞道甚早肩之彌赴之疾惜寸惜
分日殊月與一麻自寄如雪山九年面壁如少林

脱略塵根渾圓照用是先生之係于斯道者重也
時事孔棘衆喙喧豗彼此共一是非爽踬溷一臧
否不有至清孰鏡其源不有至定孰澄其瀾而先
生之在野也曾未假變容疾呼第謐其意度徵其
風旨而已聳要人之隱姦於深機伏械之中以逆
折夫燎原垂成之勢卽奉身而退而嚬笑繫桐江
之一緡肴字定汝南之月旦跡不出崱岩虛牝間
而休采四馳矣祥麟威鳳隱見皆璿璣司南指
顧皆經是先生之關于世道者亟也亟關世道則

當世賴之重係斯道則百世賴之舉當世百世所共賴之責萃於一身而曾不須臾溘焉遷化先生而可以遽止于此邪然吾聞之關係者因身而有身者因生而有長年短年其生也蓋有限矣以有限之年負無窮之責則無論年之修短而必無能完其責之人以無窮之責取辦于有限之年則無論責之完不完而無可駐其年之理責無能完勿冀完焉完矣年無可駐勿羨駐焉足矣夫然則其來也忽焉如鴈之留影而其去也倏焉如雲之銷

寔尚安所寘其消搖芥蔕于其間哉先生於朝聞夕死之學深研密証平時用功得力一旦到頭一著夫巳灑然而鋭等猶以關係世出世法之重且亟不能忘情于先生者夫亦夢中人談夢中事爭夢中覺而竟不自知其非實有者耳若夫高山流水之賞音金鐫石泐之誠契昭回雲漢之文章琢磨圭璧之行誼痛鬱攸于天遊謬戴顒于星理猶以爲一人一家之私所論于先生者細而不敢陳者也尚饗

挽詩

武林黃貞父　諱汝亨

與子經歲別竟爲泉下人龍蛇災不免宇宙氣猶屯千古存神理一棺擬幻身寂寥元亮徑海內共沾巾

宣城湯嘉賓　諱有尹

半世凝情甚兒高一問天玉山終日刻梁木幾枝全果否彭殤不將無盜蹠賢斯文看喪盡底事不生憐

其二

滅度不滅度焉誰轉法輪衆生齊作佛住世亦須人徧地文殊藥傷音魯國麟不堪長夜嘆空說火傳薪

其三

頻日肩普斂逢師手亦張總無苛禮法得任性疏狂坐匆連昏晝談堪決肺腸平生謂已矣百爾足相忘

其四

不惜蹄涔納何當大海梏壯陽一以蝕崦嵫銜焉
蘚涎蝎蝸終裂光盲兔亦徂怪來啼不盡累歲竟
嗚嗚

共五

六合離塵俗相將到樂邦竹風吹蒨栩樵雨落新
臉定裏前身見重來顧影雙可知雁于月分印越
王江

共六

窄艇浴湖入肩輿信寺留夜禪分茗舌春試拾花

勾共說千巖好堪成幾度遊山陰舊將蹟不意是

西州

歸安門生吳緝庚諱世熙

大道嫌多取先生爛七襄不聞楹夢奠忽應井生
桑月且無氷玉中原墮太行日難追夸父辰未熟
黃粱念昔同門學評林百鍊剛翹車開國胄倚馬
追星芒儀附鈞樞習書傳祕閣囊春溫徐吐蕚龔
範早升堂風起知蘭蕙雲中見鳳凰垂髫名冠士
繩武貴重光染翰天方麗鳴珂夜未央地疑仙洞

席是是紫薇郎騎道山陰上家滕君于鄉荆花街
賢陸椮木夏周商三徑地偏好伊人天一方看山
朝隱几點易夜焚香桃李羅群彥鹽梅擬八荒和
鳴爲政在浩曠會心長對面風烟水拔襟薜荔牆
靜含龍氣幻開笑燕泥忙凤慧元深慧空王亦素
王寡言非畏世真率即康莊徹底澄潭月無根彈
射章秖能依道直自不覺身妨與雅消多口潮聲
洗結腸乾坤容鶴立南北任鴟張不有陳留傚安
知文子芳徵書方管籥視艸借緜緗歸院金蓮待

柚毫宮錦償樓成李賀賦鵩報賈生蘇曾賸招魂
語誰呈續命湯三尸妬精爽二豎據膏肓病爲貧
虧藥身因孺慕亡露華今日盡彝鼎允原藏事巳
成摧棟人猶閒弄璋無兒同伯道有弟挾干將門
士朗千古闡啼訴彼蒼夜臺勸定省猶子薦蒸嘗
那假延陵達元無卜夏喪一麈寧帶往渾沌總飛
揚妙旨鬱花雨重吟送北[illegible]

附錄 終

陶老師文集後序

蓋韓退之有言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而秦子勑稱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性有自然非關餙畫明乎立言之紀乎三不朽也所從來矣會稽陶老

師質茂冲和學窺中秘生平絕無聲色伎樂之嗜而獨深湛好書嘗其屏人獨對香一縷茗一甌意有玄晤嗒焉喪我蓋寸心之神往與千古之靈秘悉發之文詞耳食者訝文詞之淵懿而

不知老師固有負于中而求究厥用以書之紙也蓋古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翔鳳峙桂郁蘭芳下生川岳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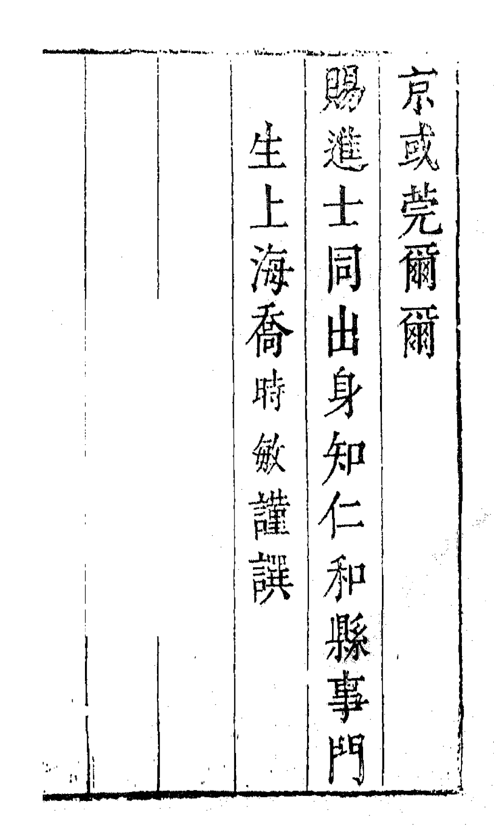
雲相照日月增明撫八翼而登
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蓋喻張
塗遂變潛見道殊其分軌而立也
類如此惟老師當休明之期崇
肥遯之致滄洲密邇未徵嘉遁
之文闔闢洞開不列亭衢之步

禹門即爲陋巷簞瓢可以粒饑其所筆之書而用自見者固宜在此不在彼也蓋嘗俯仰近代之季朝鮮完璧之人有如浮沈金馬必突梯致誚即或抗倚適軸亦鈞詭蒙訕而老師身既躋

於清華名不掛於軒輊如日之升用特兼乎冬夏有情之衆各不得而親疏蓋品爲一代之完人宜文作千秋之鉅寶也所可惜者家食累年調梅未展溪毛輟饌嗟二豎之[illegible]妖麟種尚虛

悵弓裘之未衍而老師已奄然
先霜露逝矣無論勲名未表于
時即所垂禩者其文詞亦僅僅
止此造物者何以老師爲拘拘
也耶時敏昔在癸卯秋闈雅蒙
特達之賞山陽未莫宿草先青

仰景行以興思睇遺篇而增慨
葢老師雅無意於立功功成而
朝爲羽儀不得已而立言言出
而世稱威鳳爰捐俸餘授之梓
人茲集也出老師雖未得以身
傳而猶以書傳也則老師于九



京畿莞爾爾

賜進士同出身知仁和縣事門

生上海喬時敏謹譔